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六)

熊玉平 译

饶志良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西班牙〕塞万提斯

嫉妒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 员

骗婚记 源

〔西班牙〕塞万提斯

幸福 远

〔西班牙〕阿·玛·马图特

贝纳迪诺 苑

扒车的人 缘

〔西班牙〕比·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海上的得失 愿

一枪两个 怨

〔西班牙〕古·阿·贝克尔

琴师佩雷斯 愿

月光 源

〔西班牙〕卡·保·塞拉

不受赏识的艺术家 缘

嫉妒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

〔西班牙〕塞万提斯

前不久，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个地方出了一位绅士，这人出身贵族家庭，生性浪荡，挥金如土，自己的青春年华以及家中的万贯家财全部花在游山玩水上了。他不但游遍西班牙各地，还游览了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许多地方。最终家财耗尽，父母双亡，他就迁到塞维利亚这座大城市居住。没过多久，剩下的一点资财也消耗殆尽，成了个身无分文的人。这时朋友又纷纷离他而去。他无可奈何，只好走塞维利亚城里许多破了产的人们经常走的这条道——去印度。这是那些走投无路的西班牙人的藏身处以及栖身地，是破产后逃债者改过自新的地方，也是杀人犯的避难所和赌徒们的聚集地。某些艺术专家们说，在那儿受骗的多，发财回来的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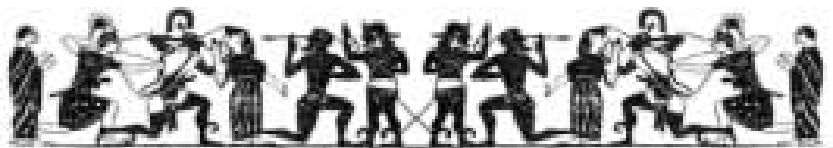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去那边大陆的一支船队出发的时间到了，这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就和船队的指挥拉上了关系，带着行李卷和席子，在加的斯港上了船。对西班牙祝了福后，船队就起锚了。一路上顺风劲吹，船队在几个小时内就见不到陆地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宽广无垠的水面——他已进入大洋了。

这时，我们的这位旅客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当年东游西荡时遭到的各种险遇，也想到自己没能很好地驾驭自己，致使大好时光白白流逝。最终，他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改弦更张，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要用另一种方法生活，要保

— 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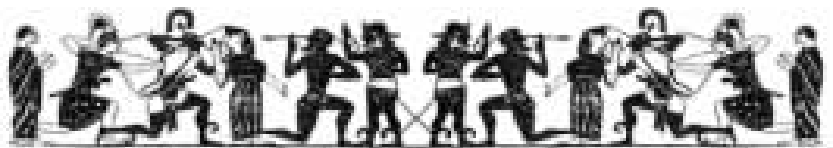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存好上帝赐予他的钱财；在女性的问题上，也要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决不能放纵自己。这时，原本平静地航行于海上的船队忽然遇到一阵风浪，海浪打到了费力普·德加里萨莱斯（他就是这部小说要叙的对象）的身上。风越吹越大，帆船被吹得激烈地颠簸起来，让船上的旅客都坐立不安。这时，德加里萨莱斯也不得不停止他的思考。幸好这次旅行一帆风顺，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到了卡尔塔赫纳港。这儿还有一件事要交代一下，费力普当时去印度时的年龄大约是 18 岁样子。他在那儿一共待了 10 年。靠着自己的精明和勤快，一共聚积了 15 万比索的钱财，成了一个富翁。常言道，衣锦还乡，致富后回归自己的祖国是人之常情。他放弃了获取更大利益的机会，离开了秘鲁（他就在那儿挣得一大笔财富，离开那儿以前，将全部财产换成了金条和银锭），回到了西班牙。他先在圣鲁卡尔港下了船，随后，来到了塞维利亚。这时的他既上了年纪，又腰缠万贯。他无忧无虑地出门去找他的朋友，发现他们都已作古。他准备回归故里，虽说他已获悉，他的亲人也都去世了。假如说，当年他去印度时，一贫如洗，就是在航行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中的船上还难以平静，还在思索着什么，那么，如今他的心情也并没有显得特别平静，尽管不平静的缘由各有不同。过去心情难以平静，主要因为贫困，今天平静不下来，却是因为太富。当年他过不惯贫困的生活，今天他又过不惯富豪的日子了。将金银从秘鲁带到西班牙费了他不少神，把它们保存好也得动不少脑筋。德加里萨莱斯常常拿出他带来的金条银锭观看，这倒不是由于贪婪（因为他当了几年兵，他已变得慷慨大方），而是害怕这些金银成为诱饵，吸引贪财者以及窃贼前



来偷盗。他已不如同过去那样热衷于经销商品了，由于他已上了年纪，对他来说，家中的资财已够他用后半辈子的了。他特别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安度晚年，并为自己的故乡捐赠一部分钱财。可另一方面，他又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家乡十分贫穷，乡亲们更穷。他如果这样回到故乡，贫穷的乡亲们全会去找他（一般来说，穷乡亲都会去找他这个富老乡，）特别像他的村子里那样只有他一个人有钱，去找他解困的人更多。他很想在自己百年之后能有人来继承自己的财富。所以，他测试了一下自己的健康，感觉自己身体还比较硬朗，还能成家生子。想到这儿，他突然心头一惊，想成家生子的愿望如同晨雾一样被风吹跑了，理由是他生性好争风吃醋，是世界上最嫉妒的人。哪怕像他这样个老光棍，从没有结过婚，但只要头脑中一想起这方面的事，他就会大发醋劲。所以，他认为像他这样爱吃醋的人，倒不如不结婚为好。

他虽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可实际上都没有落实到行动上，由于他有一天在街上行走，抬头见到一家人家的窗口站着一个姑娘，年龄才十三四岁，长得眉清目秀，十分好看。这让这个年迈的德加里萨莱斯失去了抵抗力，让他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儿拜倒在年纪轻轻的莱昂诺拉（这就是这位美丽姑娘的名字）的脚下。见到她后，他马上自言自语地说：

“这姑娘长得真美！表面看来，她的家境并不特别富裕，再说，她还只是个孩子，与她这样的姑娘结婚，我就用不到担心出什么意外了。婚后，我能将她锁在家里，让她顺着我的意愿行事，让她成为能遂我心愿的人。我如今还不太老，我想我还有希望生儿育女，让他们来继承我的遗产。至于她家给不给她嫁妆，这无关紧要，由于苍天已给了我许多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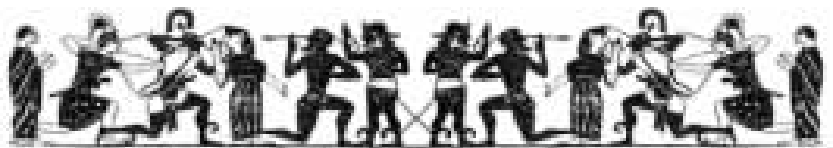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富。再说有钱人娶亲也用不到着眼于钱财，只要人被看中就行。夫妻互爱，长命百岁，夫妻不和，会折阳寿。做吧，命运已定，这姑娘就是上帝赐与我的！”

这一番独白他不止说了一次，而是说了上百次。几天后，他就找莱昂诺拉的父母交谈。从言谈中获知，他们家境虽然贫寒，然而却是贵族出身。所以，他就打算向对方表明谈话的全部意图。他先对自己的为人，家财作了一番自我介绍，随后，就请求他们将他们的女儿许配他为妻。他们请他宽限一些时日，好让他们能了解一下他说的话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同时，他也能够在这段时间里，了解一下他们究竟是不是真的贵族出身。他们就如此分手了。接着，双方也就对方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了解的结果都和对方说的完全相同。最后，莱昂诺拉就成了德加里萨莱斯的女子。这位醋劲很大的老头儿这时激情满怀，由于大方，竟然给了妻子 10 万杜卡多的彩礼。

这老头儿刚当上了新郎，就忽然醋劲上来了。他常无缘无故地紧张得发起抖来，并对妻子的一言一行时刻严加防范。他第一个防范措施是不让任何一个裁缝来量他妻子的腰身，尽管她有许许多多的衣服要做。为此，他到处寻找身材大体和莱昂诺拉相仿的女子。最后，找到了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孩，他就根据她的尺寸让裁缝给妻子做了一身衣服。他妻子一试，还十分合身。

所以，他就根据此人的身材给妻子做衣服了。他给妻子做了许多漂亮的衣服。妻子的父母见了，欣喜万分，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么好的女婿，不但让自己能安度晚年，女儿的终身也有靠了。看见这么多时髦的衣服，那女孩子也大为惊

— 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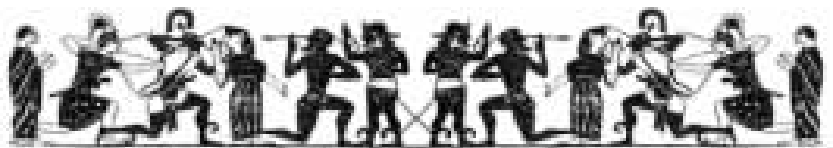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奇，由于她以前穿的衣服除了普普通通的裙子和塔夫绸上衣外，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华贵的衣服。老头儿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单独给妻子买一幢房子。在买到房子以前，他还是让妻子住在她自己父母的家里，不想把她马上迎娶过来。

他花了 10 万杜卡多在城市的富人区买了一幢住宅，这住宅一边有一条小河，还有一座种了不少桔树的花园。他把房子内临街开的那扇大门（塞维利亚人叫它为家门）一边造了一个关骡子的马厩，在马厩的旁边造了一间茅舍，那是给侍候母骡的那个仆人住的。这是个年老的黑人，已阉去了睾丸。此外，他还在屋顶平台周围砌起了高墙，这样，谁上了这平台，也只能见到天空，却见不到周围的事物。另外，他在大门内，在天井的一边造了一个转箱。他给家里买了一套豪华的家具，用来布置房间。墙上挂上了壁毯，门上挂了美丽的门帷。还有女客厅。这一切全表明他是个十分有钱的富豪。他还买来四个白人女奴，分别在她们的脸上用烙钱作了印记。还买来两个女黑奴。他还雇了一名管伙食的奴仆，让他从外面购买饭菜，带来家里，供大家食用。规定这人不能住在主人的家里，除了买了饭菜，把饭菜送到大门内的那个转箱外。平时不得随便进主人家。这些事情办好后，他又拿出一部分家产交了捐税。他的产业分散在各处，并且都在很好的地方。他又拿一部分钱财存在银行里，其余的钱留作零用。随后，他又给自己配了一把房子里的各个房间都能开的钥匙，把他采购来供全年消费的东西全部锁在房间里。这一切全都准备就绪后，他就去他的岳父母家里接他的妻子。岳父母好像见自己的女儿去坟墓一样，流下了不少眼泪。

雏鸡般幼嫩的莱昂诺拉还不明白结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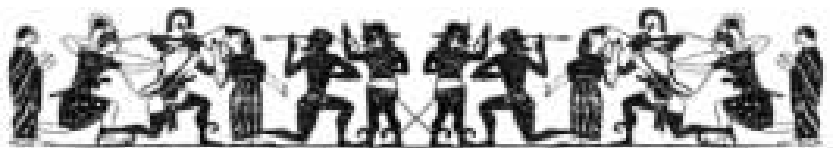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缘 —



呢。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和父母亲告别，给他们祝福，随后，在一大批女奴和女仆的簇拥下，被丈夫扶携着来到了自己的家里。一进门，德加里萨莱斯便对所有的仆役人员训了一番话，让她们好生看管莱昂诺拉，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外人进入房间的第二道门，就连那个阉黑人也不例外。另外，他还格外关照那个表面上为人谨慎、严肃的女管家，让她一定要看好莱昂诺拉。这女管家是以莱昂诺拉的乳娘的身份从女方家陪嫁过来的，让她来总管家里的各种家务杂事。女管家就让那几个女奴和两个年龄与莱昂诺拉相当的女仆常和女主人在一起，让她解解闷、消消遣。主人答应给女役们以厚赏，让她们不因被关在房子里而觉得孤寂。另外，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们还都能去望弥撒，只是得天不亮就离家去教堂。

女奴们和女仆们都对主人保证，她们一定按他的吩咐行事，并且一定高高兴兴地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些事。他的新娘这时也耸了耸肩膀，低下头说，她一定听丈夫的话，惟他的意志是从。

作好了这一桩桩预防工作后，这个可笑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就成天龟缩在家里，享受着夫妇生活的乐趣。莱昂诺拉因为从没有和其他男人有过交往，所以，对这方面的享受既说不上有多么舒适，也说不上有多少难过。她就是如此整天和她的管家、女仆以及女奴们在一起消磨着日子。为了让日子过得好一些，她们总想办法做一些好东西吃，又是蜂蜜，又是白糖，让他们做的食品又甜又好吃。做饭食的原料家里可说是应有尽有，主人也总是尽力设法在这方面满足她们的愿望，由于他认为，只要她们有吃有喝，每天有事情做，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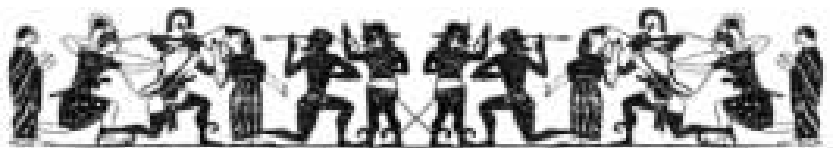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不会有空闲的时间去胡思乱想，不会觉得自己被关在房子里。莱昂诺拉从不以女主人自居，她和女奴们一起玩耍。因为她年幼单纯、常常做布娃娃和女孩子喜欢做的其他事情，这充分表明她还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孩子。那个爱吃醋的丈夫看到这一切，感到十分满意。他认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最好的生活道路，还认为任何狡诈之徒都无法破坏他宁静的生活。他挖空心思给他的妻子买来各种她喜欢的东西，还敦促她对他提出要求。他说，她要求得到什么，他就给她买来什么。

上面已经说到，去教堂望弥撒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总是天不亮就离了家。这时，女方的父母亲也来到教堂里。他们当着女婿的面和女儿说话，女婿总是给他们很多的礼品。所以，他们虽因女儿成天关在房子里而可怜她，可见到女婿给了他们如此多的馈赠，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费力普每天起得很早。一起来他就等那个管伙食的仆把食品送到家里来（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第二天要购买的食品写在一份清单上，然后，把清单放在转箱里）。等他送来食品后，德加里萨莱斯就关好两道门，一道是大门，一道是中门，中间住着那个黑人。每次走出门去，他常常是步行，从事他的商务活动。由于这方面的活动并不多，过不了多少时间，就回到家里，然后把自己也关在房子里。他时而给妻子送这送那，时而给女仆一点小恩小惠，因为他为人慷慨、性格活泼，女仆们都喜欢他。他就如此度了一年的新婚岁月。他感觉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好，就决心用同样的方式度过他的余生。

如果那个精明的捣蛋鬼不来破坏他那宁静的生活，他原本是能够如此平平安安地度过他的晚年的。



请那些自以为非常小心谨慎的人告诉我，费力普老汉为了保证安全，采取了这么多防范措施，难道还能有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吗？他甚至不允许家里饲养任何雄性动物。为此，家里的老鼠能够为所欲为，由于没有公猫去逮它们；家里也听不到公狗的吠叫声。反正，家中的一切生物都是雌性的。老汉不但白天想方设法采取防范措施，夜里他也时常通宵不眠。他是家里的哨兵，也是巡逻队员，是监视他钟爱之物的百眼巨人。他从来不允许男人进入他家天井后面的那一扇门。平时同朋友聊天，总是站立在大街上，就连客厅以及房间里作装饰用的那些图画中的人兽也是雌性的，那些花草也不例外。全家的一切言行都显得非常正经、小心谨慎。女仆们在漫漫冬夜围炉讲述的神话、传说里，绝对不能含有任何色情、淫乱方面的内容。老人头上的根根银丝在莱昂诺拉的眼里是一缕缕纯金般的头发，由于姑娘们的初恋往往在她们的的心灵里刻下深深的印记，就如同刻在蜡里一样。在她看来，把她幽禁在家里是一种稳重的做法。她认为，同时她也相信，所有的新婚女子都过着同她一样的日子。她从来也不想走出自己的家门，也不想做除她丈夫要她做的那些事情以外的事情。只有上教堂去望弥撒的那几天能上上街，但由于去得太早，根本也看不清什么，只是回家时还能看看街景。就连修道院也不会这样成天大门紧闭，修女也不会如此大门不出，更没有任何“金苹果”需要加以如此小心地保存起来。有了这一切，老汉就不用害怕会发生他疑虑中的那些事情，最少他能够认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塞维利亚城里有一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人们称这些人为花花公子。他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们没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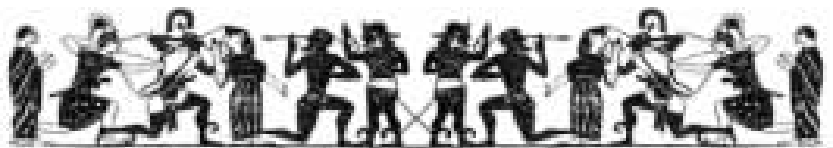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愿 —



业，却打扮得衣冠楚楚，非常潇洒。有关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举止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我本来有许多话要说，可为了尊重他们，这儿就不多说了。

在这些花花公子中间，有一个年轻单身的上伙子，人们称他浪荡公子（人们叫已婚青年为“杀手”，未婚者为“浪荡公子”）。一天，他来到那个如此小心谨慎地设防的德加里萨莱斯的家门口，见这房子成天大门紧闭，就想了解一下住在里面的人是什么人。他费了好大的劲，怀着巨大的好奇心去打听，最终达到了目的。他获悉这老汉的脾气，也知道他妻子长得很漂亮，还了解到他用什么方法将她关在家里。所以，他心里燃起了这样的愿望，他要通过暴力或运用计谋看看能不能攻破这个防守得很严密的堡垒。他就把他的想法告诉另外两个“浪荡公子”和一个“杀手”——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他们都同意和他一起做。大凡做这样的事情，总有人会帮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但做这么一件大事，他们却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来。他们在一起开了多次会，最后决定这么做：罗亚沙（这是那个浪荡公子的名字）离开他的朋友，先出城去待上几天。随后，穿一条干净的布裤和干净的衬衣，再在外面套上一套破破烂烂的衣服，这套衣服破烂得比任何穷人穿的衣衫还要褴褛。然后，再把他的大胡子剪短了一点，又用纱布裹住一只眼睛，在一条腿上缠上了绷带，还拄一对拐杖，扮成一个瘸子（他装得比真跛子还像）。他装成这个样子后，就每晚站在德加里萨莱斯家的门口念经。这家的门早已关得紧紧的，在大门和中门之间住着那个叫路易斯的黑人。罗亚沙到了他家门口后，就拿起那把油渍斑斑的有几根琴弦已断了的吉他弹了起来。因为他本来懂一点音乐，就边

— 怨 —



弹边唱起一首首欢快、轻松的歌曲。为了不让人听出他的声音，他用的是假嗓子。他疯疯癫癫地唱起了摩尔人的歌谣，显得活泼逗人，让路过那儿的人总要停下来听他唱歌。所以，每当他唱起歌来，四周就站满了年轻人。那个黑人路易斯也常常站在门里倾听他的歌声。他扣得十分专心，还恨不得伸手打开门，好听得更加清楚一些。黑人一般都很喜欢音乐。罗亚沙唱够了，想让听他唱歌的人离开时，就停下来，收起吉他，拄上双拐走了。

就这样罗亚沙一共给那黑人唱了四五次歌（他只是给他唱的）。在罗亚沙看来，只有通过这黑人才能攻破这堡垒。这个想法确实产生了结果。一天夜里，和往常一样，他站在门口弹起了吉他。这时，他感觉那黑人已在门里专心地听他唱歌。所以，他走到门边，透过门缝，小声对黑人说：

“路易斯，能不能给点水喝？我渴极了，没法唱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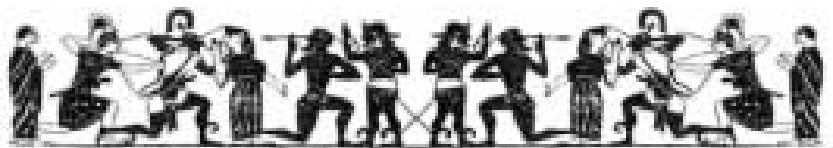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不行，”黑人说，“由于我没有这大门的钥匙，打不开门，就没法把水递给您。”

“那么，钥匙在谁的手里呢？”罗亚沙问。

“在主人那里，”黑人回答说，“他是世界上最喜欢吃醋的人。如果让他知道我如今跟人在说话，我就没有命了。那么，您这个问我要水喝的人是什么人呢？”

“我是个可怜的缺一条腿的残废人，”罗亚沙说，“我靠乞讨度日，同时，我也教人弹唱莫莱罗斯舞曲，他们都是穷人。我已经教会了三个黑人，他们都会唱会弹任何舞曲，能在任何酒吧弹唱，因此，他们给了我很高的报酬。”

“我要是也能受教于您，”路易斯说，“一定付给您高额



酬金。可惜我不能这样做，由于我家主人早上出去就关上了大门，回来也是如此，总是把我锁在两扇门的中间。”

“路易斯，”罗亚沙已经知道这黑人的名字，“您如果能设法让我走进门内，给您教几个晚上的课，那么，用不到半个月时间，就能让您学会弹吉他，您能够毫不感到难为情地在任何一条大街的拐角里弹奏。我要对您说，我十分愿意教您，特别是当我听说您在这方面有才华时，我更愿意这样做。按您的嗓音（您是男高音），我认为您肯定能唱好歌。”

“我的嗓子确实不坏，”黑人说，“可这又有什么用呢，由于我除了《金星之歌》和那首《绿色的草原》外连一只歌也不会唱。那《金星之歌》如今十分流行，其中有这么两句歌词：

‘那只惶惑的手，
抓住了铁栏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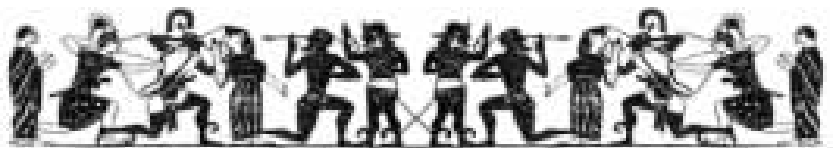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这几首歌都属民间小调，”罗亚沙说，“我都能够教会您。凡是有关摩尔人阿宾达拉埃斯以及夫人哈利法的歌曲我都会唱，有关颂扬伟大的苏菲托姆贝约的历史的歌曲以及所有的萨拉班达舞曲我也会唱。我一唱起来，连那些葡萄牙人都会听得入神。这些歌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教会您。虽说您学得不快，可我想您用不到吃完三四莫约的盐您就能成为一名过得去的吉他手了。”

听了一番话，黑人叹了一口气，说道：

“假如我没法让您进门来，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我倒有个好办法，”罗亚沙说，“您要想办法把您主人

— 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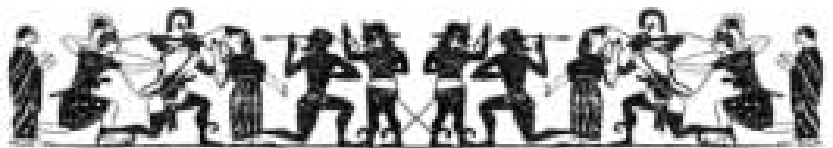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的钥匙拿来，我再给您一块蜡，您把钥匙在蜡上印一下，蜡上就留有钥匙的印记。然后，您再把蜡交给我。我能够拿这块蜡请一个锁匠（他是我的朋友）帮我做几把钥匙。这样，我就能在夜间进入房子里，教您唱歌。我要比教士国王胡安教得还要好。我认为您这么好的嗓子如果不会弹吉他，就得不到很好地利用，实在十分可惜。路易斯兄弟，我希望您明白，世界上最好的嗓音如果没有乐器（或吉他，或钢琴，或风琴，或竖琴）进行伴奏，终会失去其价值。不过，在上面说的这些乐器中，最合适的还是吉他，由于这是所有乐器中最容易演奏，最经济实惠的一种。”

“您说的虽然有道理，”黑人说，“可是却办不到，由于主人的钥匙我是永远也搞不到的。再说，他也从不松手。白天他总是抓在手里，夜里就放在枕头下睡觉。”

“您如果真想成个音乐家，路易斯，”罗亚沙说，“您还能够另想办法嘛。您如果不想作音乐家，我也就没有必要苦口婆心地劝说您了。”

“我怎么会不想呢？”路易斯说，“我十分想啊。如果能成为音乐家，任何事我都肯干。”

“这就对了，”浪荡公子说，“您把门下面的土扒去一点儿，我从那儿给您递进钳子和锤子，这样，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拔下门锁上的钉子。我进了门后，您又把钉子照原来样子钉好，这样，就不会让人发现钉子已被拔下过。我进来后，就躲在您的草棚里，或者躲在您睡觉的地方。我的动作十分迅速，我不知您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关于我们的饮食问题，您用不着担心，我会带来供我们俩食用的食物的，这些食物能够吃上八天，由于我有的是学生和朋友，他



们会帮我忙的。”

“饮食的问题，”黑人说，“倒用不到发愁，由于主人每天给我一份食品，加上女奴给我她们吃剩的那些东西，就是再来两个人也够吃了。那就请您把您刚才说的锤子和钳子拿来吧，我在门轴下挖一个洞，让您将这些东西从洞里递进来，然后，我再用泥土将这洞给堵上。在拔钉子的时候，可能会发出点声音来。幸亏我主人睡觉的地方离大门很远，除非该我们倒大霉了，不然，他如果听到了，就是个奇迹了。”

“那我们就请求上帝保佑我们吧，”罗亚沙说，“我在两天后，把您所需物品准备就绪。请注意，千万不要吃容易生痰的食物，由于这些食物不但于健康无益，反而对嗓音有害。”

“别的东西倒不会损坏我的嗓音，”黑人说道，“就是酒不能喝。可我这个人就是成了哑巴也不能不喝酒。”

“我不是不让您喝酒，”罗亚沙说，“上帝都不会让您这么做的。喝吧，路易斯，喝吧，喝个痛快！适度喝酒是不会有啥害处的。”

“我每次喝酒都是有个数的，”黑人说，“我有一只陶罐，它的容量正好相当于一个‘阿孙勃雷’。女奴们背着我主人每天把酒倒满这只陶罐。另外，那个负责购买食品的人还偷偷地给我送来一个囊酒，不多不少，正好相当于两个‘阿孙勃雷’。这样，我一天的酒就够喝了。”

“我认为，”罗亚沙说，“喝点酒润润喉也可以。嗓门太干了，连声音都哼不出来，更不用说唱歌了。”

“愿上帝保佑您，”黑人说，“然而，请注意，在您带来锤子以及钳子之前，每天晚上您还得来这儿唱歌。我实在是

— 猿 —



太爱听您弹唱了。”

“我一定来，”罗亚沙说，“我还要给您唱新的歌曲呢。”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路易斯说，“如今就请您给我唱一曲吧。这样，我就能够高高兴兴地进入梦乡了。至于报酬么，请您这位穷先生明白，我会比有钱人给得更多的。”

“这您就不用操心了，”罗亚沙说，“您能够根据我的教学情况付给我报酬。此刻请听一曲小调。以后我到房子里来后，您会听到更奇妙的歌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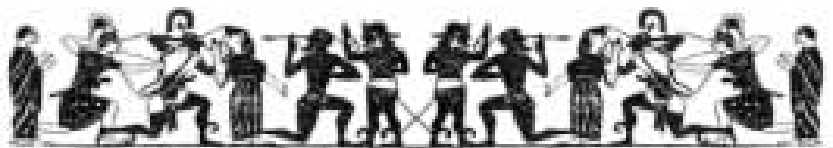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太好了。”黑人说。

他们这段长时间的对话结束后，罗亚沙就唱了一支高亢的民歌，黑人听了十分高兴。

罗亚沙一离开那扇大门，就不再拄着拐杖，轻捷地来找他的那些“顾问”，对他们报告他那良好的开端，并猜想肯定能得到他所希望的那样不错的结果。找到他们后，他就把他和黑人商妥的事讲述给他们听。第二天，他就弄来了铁锤和钳子，那柄大铁锤一锤就可以把铁钉像木钉似地砸个粉碎。那几个晚上，浪荡公子依然去那儿给黑人唱歌，那黑人就在门轴下挖了一个让他的音乐老师能将铁锤和钳子从中递给他的洞，然后，他用准备的土把洞给盖好。他把洞上的土盖得和原来一样，这样，若不是有人有意去看，决不会发现这儿有一个洞。次日晚，罗亚沙就把工具给了他，他不用费多大的劲，就把铁钉子拔出，门打开了。他在门内迎接他的奥尔费奥和老师。见到他身上拄着双拐，瘸着一条腿，衣衫破烂不堪，心里更钦佩了。

罗亚沙这次没有用纱布将自己的一只眼睛给蒙起来，由于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一进来，就紧紧地拥抱他这个学

— 源 —



生，吻他的脸，随后，将一大瓶酒放在他的手里，还给了他一个罐头和几包甜食。

罗亚沙摔开双拐，跳起舞来，他的腿也不瘸了。黑人见了，感到惊奇万分。罗亚沙对他说：

“路易斯兄弟，您要知道，我这条腿并没有毛病，我这是假装的。我假装跛子进行乞讨。靠这个办法，再加上我会唱歌，我的日子过得十分美好。在这个世界上，那些不会使用心计和权术的人就会饿死。关于这一点，在我们以后交往的过程中，您会领会到的。”

“是这样的，”黑人说。“如今我们把钉子按原来样子钉好，免得让人看见这儿发生的变化。”

“好的，”罗亚沙说。

他从自己的提包里取出钉子，他们把门锁按原样钉好，让它看起来和原来的样子一样。黑人见了，欣喜万分。接着，罗亚沙就来到黑人住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这时，路易斯点燃了一支蜡烛，罗亚沙就马上拿起吉他，轻轻地却又十分悦耳地弹奏起来。那黑人一下子就听得入了迷。他弹奏了一会儿，就从提包里取出甜食，给他的学生吃。黑人吃着甜食，喝着酒，把那一大瓶酒喝去一大半，弄得烂醉似泥。之后，罗亚沙就叫路易斯开始学弹吉他。因为他此时已头脑昏昏，连吉他的弦也摸不准了，罗亚沙就利用这个机会使黑人相信，他已至少学会了两首歌曲，那黑人也居然相信了。总之，整个夜晚他都在拨弄这把破吉他。

他们一直折腾到快天亮才睡了一会儿。早晨 远时许，德加里萨莱斯就先打开那道中门，又打开临街的大门，等着那个采购食品的佣人到来。不久，这人来了，递交了采购的食

— 员缘 —

